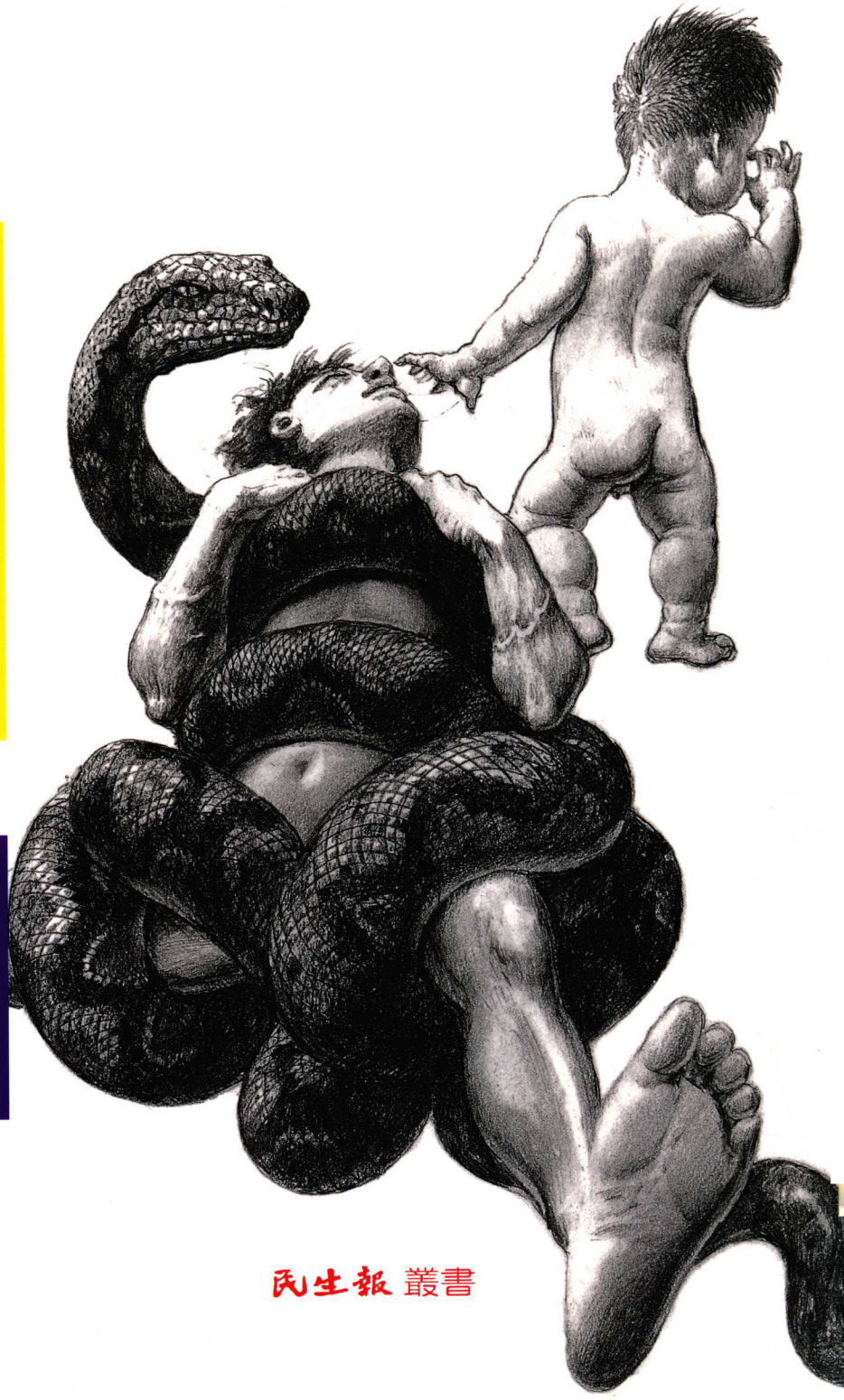


短篇動物故事
14
中學生書房

保母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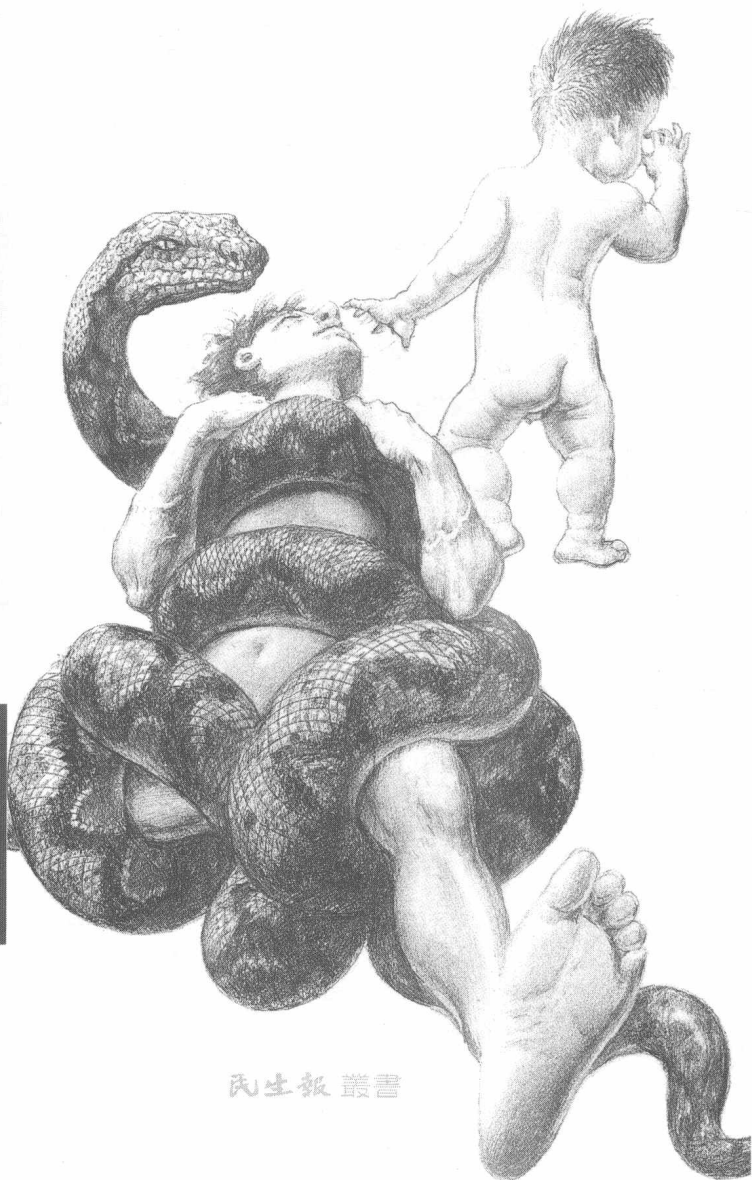
沈石溪◎著
林宗漢◎圖

民生報叢書

短篇動物故事
中學生書房 14

保母蟒

沈石溪◎著
林崇漢◎圖



民生報叢書



中學生書房 14 短篇動物小說
保母蟒

著者——沈石溪

插畫者——林崇漢

發行人——王效蘭

出版者——民生報社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號——八三五四九六一

電話（〇二）——二七六六三一五九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電話（〇二）——二六四一八六六一

印刷者——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初版——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初版五刷——一九九九年八月

定價——一九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報字〇〇三三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① 痛苦的輝煌、血腥的聖潔（自序）●沈石溪
- ② 保母蟒
- ③ 老象恩仇記
- ④ 功勛牛的愛情
- ⑤ 斑羚飛渡
- ⑥ 狼「狽」
- ⑦ 逼上深山的豺
- ⑧ 魔雞哈扎
- ⑨ 智取雙熊
- ⑩ 和平豹
- ⑪ 作家與作品

132 作者手蹟

133 動物小說的重要收穫——我讀沈石溪的狩獵系列——

冉隆中

141 關於插畫者

143 沈石溪寫作年表·得獎紀錄

153 林崇漢插畫·得獎年表

痛苦的輝煌·血腥的聖潔（自序）

二十七年前，命運把我從繁華的大上海拋到了蠻荒的西雙版納。西雙版納地廣人稀，大片大片密不透風的熱帶雨林裡，生活著野象、豺狗、麝子、馬鹿、懶猴、蟒蛇、犀鳥等數以千計的珍禽異獸，素有動物王國的美譽。打獵是當地男子傳統的謀生手段，幾乎人人都肩荷獵槍腰挎長刀斜背一張金竹弩。女子擇偶，所看重的就是對方是不是會「蓋房、犁田、打獵」。打獵不僅是一項重要的副業，不僅是一種極富刺激性的娛樂，還成了男子漢的標誌。山寨男子不會打獵，就好像現代都市的男子不會開汽車不會用電腦不會賺錢一樣，是會被人笑話的。

在這種崇尚野性的氛圍下，我也入鄉隨俗，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獵人。

認真說起來，我這個獵人是假冒偽劣產品，或者說，是個蹩腳的末流的不合格的獵人。我買不起一百多元一支的銅炮槍，只有一把鋒刃缺口的長刀和一張在二十步內能勉強射倒山雉的竹弩，最輝煌的狩獵成績，是在過傣曆年殺豬時，一箭射準一頭肥豬的後腿，使得緊握殺豬刀在後面追趕的人們能很快追上這頭倒楣的肥豬，把牠掀翻按倒並在牠身上扎出一個深深的致命的血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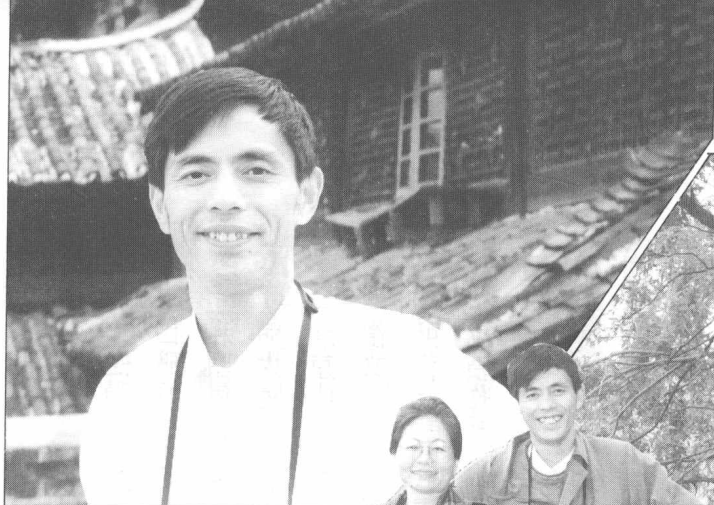
儘管我是個不稱職的獵人，但我在打獵成風的西雙版納一待就待了整整十八年，就像一枚棗子泡在醇釀的酒裡，泡了五千多個日日夜夜，這枚「棗子」再怎麼油鹽不進冥頑不靈，也被泡得渾身上下浸透了酒味。我不僅對普通的打獵過程瞭如指掌，對金絲活扣、捕獸鐵夾、天網陷阱等常規狩獵器具的操作和運用了然於胸，還對虎豹豺狼在春夏秋冬不同時節的不同生活習性逐漸熟悉，甚至能從濕軟的草地上密密麻麻凌亂不堪的野獸足跡中一眼就認出哪一行是香獐的腳印哪一行是猓獐的腳印，並準確識別這些腳印是否新鮮，經過此地已有多長時間？

久病成名醫，打獵也是同樣道理，在山上滾爬摸打的時間長了，我覺得可以大言不慚地拍著胸脯說自己是個獵人了。

一九九四年四月，民生報〈兒童天地〉主編桂文亞女士到雲南採風，我和《春城晚報》的吳然先生及雲南省電力局文協主席汪明傳先生盡地主之誼陪同她從昆明前往西雙版納過傣家人的潑水節，白天玩累了，夜晚就各自搬把藤椅坐在菩提樹下，一面納涼一面閑聊。我回到第二故鄉，很興奮，話也就特別多，講了許多當年上山狩獵的趣聞逸事。桂女士饒有興味地聽我講，末了，她認真地說：「你把這些親身經歷的有趣故事寫出來，給我們報紙登吧，總標題就叫『我所經歷的動物故事——狩獵系列』，如何？」

我也早有寫自己這段獵人生活的打算，但遲遲沒有動筆，原因是找不到一家有影響的報紙或雜誌能答應我認真地隆隆重重地推出這組稿子。我把這段生活經歷看得很重，這不像是編小說，可以永遠地無休止地編下去；這是命運的離奇餽贈，有限的素材資源，沒有再生的可能，寫完了也就沒有了。我不願意我這組狩獵系列故事寫出來後，零零碎碎地在各個不同的報刊上東登一篇西發一篇，輕輕飄飄，無聲無息，低價賤賣；我覺得這樣做等於是在糟蹋我的一部分生命。

越珍貴的東西就越希望有個用心的安排。



↑ 寫作和體育競賽一樣，也需要啦啦隊，才能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質。攝影／桂文亞



→ 1994年4月與桂文亞女士合影於景色優美的雲南滇西瀘沽湖
攝影／田新彬



↑ 《1994年台北·昆明童話徵文》活動與文友在決選會議上合影。左起：田新彬、趙克雯、李光琦、李永坤、吳然、沈石溪、喬傳藻。攝影／桂文亞

桂文亞女士既是海內外知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又是個成績斐然的編輯家，藝術修養好，選稿品味高。民生報〈兒童天地〉版面屬於聲望很高的兒童文學園地，品牌亮，口碑好，凡從事這個行當的作家，都把能在〈兒童天地〉披露自己的作品視為榮幸和驕傲，當做事業成功的一張特別通行證，尤其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民生報多次與大陸的〈兒童文學〉、〈東方少年〉、作家出版社、上海少兒社、四川少兒社、北京中少社、海燕出版社等刊物和出版機構聯手，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徵文、評獎、出書，在大陸兒童文學界也聲譽鵲起，成為大陸兒童文學作家使自己的作品駛向海外的一條軌道。這正是我苦苦尋求的也是我夢寐以求的登載我用生命書寫作品的好地方。

我立刻就答應下來。

這真是一次特別愉快的合作。桂女士做事認真細緻，待人慷慨有禮，處理稿子大處著眼小處諒解，可人心意。她回到台北第三天，就打電話來說已經做了一些編前準備工作，約定了插圖的畫家，安排了版面。半個月後，就陸續收到她惠贈的有關動物的資料和書籍，全套法布爾的《昆蟲記》，大開本《奇妙的動物世界》，勞

倫茲寫的《所羅門王的指環》、《勞倫茲和雁鵝》等書，都是我鑽頭覓縫找了很久都沒能找到的參考書籍，對我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台灣出的這些書，印刷精美，價錢也貴得出奇。每每收到這些書，我都是既高興又不安，還感受到一種無言的鞭策。我竭盡全力開始構想並寫作「狩獵系列」，很快寫出了頭三篇〈誘雉受馴記〉、〈誘雉之死〉和〈大青猴〉。公平地說，這三篇稿子無論故事還是立意，都是很有新意的，讀起來也吸引人，但我心裡卻不輕鬆，甚至沒有勇氣把稿子寄出去，原因很簡單，稿子寫得太長了，最長的〈誘雉之死〉足足有五千字，最短的〈大青猴〉也有三千六百字，大大超出了所要求的三千字上限。我試圖壓縮，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卻每篇才刪減掉幾十字，杯水車薪，於事無補。我寫東西最大的毛病，就是寫不短，短篇小說動輒上萬字，似乎沒有這點篇幅不足以清晰地表達我要表達的思想。我曾自嘲地說我的作品是舊時代女人的裹腳布，又臭又長，喜歡我作品的朋友不讓我這麼形容，而另給我想了一個比喻，說我的作品是歐洲維多利亞時代貴婦人的曳地長裙，雖然長得有點累贅，有點臃腫，但雍榮華貴，別有風韻。就算朋友的比喻是正確的，美麗的曳地長裙也不符合時代潮流。我看過民生報的〈兒

童天地」，整張版面除了廣告欄和題圖插圖以及必要的花邊空白，最多也就能容納五千多字的篇幅，僅夠登我一篇文章，充其量還能擠進篇把幾百字的作品，一大版都是一篇作品，版面不漂亮不說，對生活在快節奏社會的讀者來說，也是不相宜的，半天讀不完，還能不倒胃口？換了我做編輯，也會對這樣的長稿子皺眉搖頭的。我記得桂女士曾經說過，他們報紙一般不登超過三千字的長稿子。我是懷著醜媳婦難免要見公婆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稿子寄出去的。

沒想到，稿子寄走後僅僅八天，就接到了桂女士的長途電話。她說昨天收到了我的三篇稿子，晚上看完了，本想給我寫信的，但考慮到郵件走得慢，一般要八、九天才收得到，怕我掛念，所以先打個電話告訴我一聲。

「稿子寫得很好，我看了很感動，語言幽默，思想深刻。」她的國語說得很標準，一字一句都聽得十分清楚。

「可連我自己都覺得，稿子太長了一點……」

「我們雖然一般不用長稿子，但也有例外，對特別好的作品，是捨得拿出版面來的。」

雖然是拐了彎的讚美，但我仍像暑天吃冰鎮西瓜，既驅熱又解渴又甜蜜。不過，我仍然對篇幅過長有所顧慮，我試探著說：「如果你嫌長的話，不妨動手幫我刪一刪，我自己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做編輯的原則，是不隨意刪改完整的稿子。你三篇稿子我都發排了，除了改正幾個錯別字外，其他都沒動。你不要再有什麼顧慮了，就照這個思路寫下去。」她用溫婉的聲音在電話裡頭娓娓而談，聲音也是一種形象，我腦子裡立刻出現她秀麗端莊、穩重清雅的模樣來。不隨意刪改作者的稿子，這句話聽起來簡單，卻不是所有的編輯都能恪守遵行的，我碰到過不少編輯，患有修改癮，彷彿不在作者的原稿上用紅筆塗得亂七八糟，就不足以顯示自己的編輯水平，結果經這些編輯修改後登出來的稿子，雖然病句沒有了，語法也被修理得極規範，但段落之間失去銜接，含蓄的句子變得直露，精妙的議論變成說教，語言的靈魂被鞭出了作品。那不叫編輯，那叫文學的劊子手。

我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完全沒了束縛，按照自己的意願，按照故事本身的藝術渴求，進行構思和寫作。每寫完兩、三篇，就寄出一次，她每收到一批稿子，

就會及時打電話給我，多是稱讚和鼓勵的話。從九四年的七月份開始，〈狩獵系列〉在民生報〈兒童天地〉散文版以每月一至兩篇的頻率刊出，果然如桂女士所估計的那樣，引起了讀者廣泛的興趣和行家一致的好評，世界日報同步全文轉載，有的讀者拿著登有狩獵故事的民生報到書店購買我的書，還有讀者從遙遠的美國寫信給我，大加讚賞……桂女士總是及時地將這些好消息反饋給我，她對這組作品所取得的成功，似乎比我更高興。這組作品從構想到寫完，歷時約五個多月，爲了這批稿子，她從台北給我打了不少通電話，也寫了不少封信，我不知道台灣的長途電話費究竟有多貴，起碼是一筆讓人輕鬆不起來的開支。我生性愚鈍，寫作速度慢得像蝸牛爬，更惱火的是，從小養成了一種根深柢固的自卑情結，很難維持住必勝的信心，因此，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痛苦，寫著寫著，就會陡然生出一種自己不是一塊當作家的料，想金盆洗手，想封筆不寫，想把已經寫好的稿子撕碎了扔進廢紙簍去的苦悶與煩惱。在寫作這組狩獵系列的過程中，我好幾次情緒低潮，想半途而廢了，但只要接到了桂女士的信或電話，看到或聽到她發自內心的真誠期許，低潮的情緒就會奇妙地反彈，變得激情澎湃，增強了寫作欲望。我有一種深刻的體驗，寫

作和體育競賽一樣，也需要啦啦隊，也需要有人在旁邊不斷地爲你喝采、助威、叫好，刺激你，鞭策你，鼓勵你，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潛質，創下最好成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十八篇狩獵故事寫到一半時，我自己覺得有一、兩篇東西質量下降，不僅題材有點落套，語言也缺少光彩，這時候如果桂女士把這一、兩篇東西退還我，或責令我重寫，是順理成章的事，不算過份。但她看過後，卻只是在電話裡委婉地說：「還好啦，反正是超出了發表線，能用的。」倒是我覺得有點對不住她，主動要求把稿退還我，重新寫或換篇目。我說：「你難道看不出來這一、兩篇東西不如以前幾篇好嗎？」她在電話裡笑了，笑得很懇切，笑得很溫和，說：「我說的還好啦，就是指這一、兩篇東西質量不算上乘，不過我想，沒必要重寫了，這組狩獵系列是個整體，只要從整體上看是優秀之作，就可以了。作家創作不像廚師烹飪，今天的菜一定比昨天炒得好吃，不能指望作家一篇比一篇寫得更好，十八篇作品，質量總是有高有低的，有平常之作，是很正常的事，只要其中能跳出幾篇精品，我覺得就已經很成功了。」

只有深刻體味過創作的酸甜苦辣的編輯，才會有如此寬廣的胸襟和對藝術細微

的體貼。

十八篇狩獵故事順利完成，不僅在港台兒童文學界贏得了聲譽，經濟收益也頗為可觀。現在，民生報又決定出版單行本，對我來說，無疑更是錦上添花。回想起來，當初要是沒有與桂文亞女士在西雙版納依蘭度假村那棵枝繁葉茂的菩提樹下的那場閑聊，我可能不會孕育要寫這本書的念頭，後來要是沒有她的催促與鼓勵、寬容與諒解，這本書很有可能胎死腹中，半途夭折了。我一向把作品視為作家的嬰兒，把創作的過程理解為生命的分娩過程，掙扎的甜蜜，痛苦的輝煌，毀滅的新生，血腥的聖潔，終於造就了一個嶄新的生命。因此，有一次我在電話裡開玩笑地對桂女士說：「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接生婆。」她笑著抗議道：「這稱呼太難聽了，我不要做。」我說：「那好吧，給你換個說法，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助產士。」她又說：「我也不要，感覺不夠美。」然後她收回笑聲在電話那頭換了一種嚴肅的口吻說：「這是我應該盡到的本分。作者把心血託付編輯，編輯就與這些作品榮辱共存了。」後來我想，把一個稱職的編輯比喻為接生婆助產士，確實也不夠妥貼，接生婆也好，助產士也好，畢竟都是一種被動的幫忙，一種機械的操作，一種職業化的

勞動，一種比較無關痛癢的旁觀；而真正的好編輯，絕不僅僅幫助作家分娩，幫助作品誕生；作家與編輯，完全有可能雙雙進入一個共同創新的意境，在藝術的奇妙交流中，在審美的和諧情趣裡，孕育出新的生命。但我始終沒有直接說過這層意思，因為我覺得對女編輯說這種話，好像有點不太合適。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寫於春城昆明